

壁虎

從小，我便總是被各種親戚好友說：你呀，像爸爸。

爸爸身形纖長，特別是腿，筆直又細長。對年幼的我來說，爸爸就像一隻巨大的長頸鹿。在我就讀幼稚園時，繪畫課會訂定不同主題，讓孩童們在紙上揮灑發揮。那次的題目是「我的家人」，老師站在台前告訴大家，來，大家來畫畫你們的爸爸媽媽，好嗎？

我覺得，我那時候應該是想畫一隻長頸鹿的，一隻有著筆直的腿的，眼睛含情脈脈的一隻長頸鹿。但我看了看左邊的同學的畫，又看看右邊同學的，最後只在紙上畫了一對普通的人臉。但我自認為精準的抓住了人類爸爸的特徵，一頭捲曲的黑髮，一雙單眼皮大眼睛，一副書呆子一樣的黑框眼鏡。

那是我翻找幼稚園時的畫冊時，回憶起來的。小時候的我眼裡的爸爸，和過了將近二十年的爸爸，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同之處。我試著猜想我那時候沒有將爸爸畫成長頸鹿的原因，除了隨波逐流以外，或許還是因為我想不到媽媽可以做為什麼樣的動物形象，出現在那隻長頸鹿身旁。又或者是，我覺得爸爸並不適合長頸鹿那樣鮮豔的黃色。

我的爸爸，我通常叫他拔，拔是一個寡言的人，上班時很少穿著顏色鮮明或有浮誇花紋的襯衫，如果有，那些襯衫大抵也不是他買的。拔不抽菸，也不會酗酒，我記得在一些親戚間的飯局，一些長輩們三三兩兩掏出菸盒，再從口袋裡撈出廉價藍色、螢光黃、紅紫色的各式塑料打火機，他們走出室外，緩緩給自己點上一根菸。而那些坐在室內的婆婆媽媽們，都異口同聲說，我的媽媽選了一個不會抽菸的老公，很好，我看著他們，讀不太出他們臉上的情緒，畢竟家庭聚會總是由許多虛假情緒堆疊而成。但我內心有種強大的快樂和優越感，像是許多小泡泡，充滿我的心口。

拔不太會說話，比較多的情況是使用行為表達。像是，我因晚歸而被媽媽鎖在家門外，我委屈不堪，用力手掌拍打家門、拉扯門鎖表達抗議，然後賭氣離開家門口，想跑的遠遠的。他只是靜靜為我開了門，緩緩朝走遠了的我走來，輕輕叨念幾句，然後走在前頭，將我領回家中。

我還小的像隻無尾熊的時候，他會平躺在地上，讓我抱著他的那雙小腿，以膝蓋為支點，一次又一次地抬起，我則享受著凌空浮起的刺激感覺，雙手碰觸到的、不屬於自己的肌膚觸感，以及像是模擬擁抱一般，肌膚相觸的感受。

那是我感覺最貼近拔的時候。

拔是南部人，每次回到高雄老家，躺在竹製涼蓆上，因為柔軟度不同的枕頭以及不同於台北的燥熱而失眠，陪伴著我入睡的一直都是壁虎的叫聲。有人說「南部的壁虎會叫，北部的壁虎不會叫」，是真的。在北部時，夜晚是很安靜的，只有一些空洞的、機器的運轉聲，低沉地響著。我在台北幾乎沒聽過壁虎叫的聲音。有些事情是這樣，有人幫你統整了之後，你才發現，對，好像真的是這樣。

高雄的壁虎的聲音像是更細、更扁平、更急促的某種禽類叫聲，一聲又一聲堆疊，逐漸拔高，在幾個音節後戛然而止。其實客觀上來說，壁虎的叫聲並不助眠，但時間久了，我開始對那樣的細微聲音產生安全感，在無法入眠的夜晚追尋著那些格格格的聲響，成為我的小小樂趣。

我後來發現，其實比起無尾熊或長頸鹿，我和拔或許更靠近壁虎一點。

實際見到壁虎，也是在南部老家。拔用手指指著牆壁的最上頭，要我抬頭看看。「你看，」他說：「你昨天是不是就是聽見牠在叫？」

我朝他手指的方向看過去，那隻壁虎是乳白色，幾乎隱藏在牆面裡。而我們一起目睹了壁虎的斷尾。

很奇怪。沒有任何預兆，也沒有任何危險威脅，那尾巴就那樣斷了。很輕，沒有一點聲音，安靜的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，但我們都知道，事實就擺在那裡，那就是發生了。留下一條纖細、又蒼白的尾，頗像某種植物的種子，或是一些人為的產物，激烈地左右搖擺著。

在那之後，我搜尋了好多有關壁虎的事。知道了壁虎擁有著較為脆弱的尾椎，椎體和椎體之間的連接較薄弱，當尾部肌肉劇烈收縮，過度的壓迫便會造成壁虎的斷尾。而尾巴雖會再生，再生的尾椎卻是軟骨而非原本的硬骨，再生的尾巴更加脆弱，更容易在激烈的運動下斷裂。

後來又找到幾個影片，尾巴的斷裂就像魔術一樣，在瞬間發生。遺留下的斷尾瘋狂擺動，像尾離開水的魚，而壁虎自身卻是安靜地、淡漠地、恐懼地，一動也不動，為了躲過獵食者的耳目，隱藏著自己的氣息。

我那時就想，那跟人類臍帶斷裂的時候，真是完全相反。同樣是剪去身上的某個細長部分，但臍帶斷裂可是一場盛大的慶典，哭聲拔尖，淚水成災，那時候的生命狀態或許還不足以理解哭泣的原因，那只是單純的生理反應。然後，然後人類便會緩緩向壁虎靠攏，一次又一次斷裂自己的新尾巴，一次比一次還更安靜。通常在有單人隔間的夜裡。高樓大廈的每一盞燈光裡，安靜地斷裂著。

我曾見過一次壁虎爸爸的斷尾。

那是個很普通的下午，或許是春日，並不是什麼特別的節日，我坐在書桌前，拔捧著手機過來找我，他說：「你看看這支廣告」，我放下手上的東西，點點頭說好。拔很少主動向我分享些什麼，或許對他來說，那些屬於他的職場困擾、家庭壓力、身體狀況，身為孩子，我從來都不是他主動分享的第一選項。

那是一支以親情為主題的廣告，具體內容現在已經不記得了，在那段短短五分鐘左右的片裡，我專注投入劇情，主題及內容並不新穎，大致在講述一個爸爸如何對孩子好，而孩子如何從不理解直到最後的接受。我看著，嘗試解讀爸爸從影片中嘗試想告訴我的訊息，卻無果。

「你是想告訴我，你對我很好，要我珍惜？」我笑著說，把視線轉向他。

我卻愣住了，因為拔眼眶泛紅，像是下一秒就會落淚。

他說。「我是想說，你還有爸爸，我已經沒有了。」

我並不記得當天的日期、氣溫或一切細節，也不記得影片的內容，或是拔是否真的有流下眼淚，但他說話的語氣特別鮮明的留在我的腦海。他的聲音乾乾的，很輕，從口中吐出很快地便消失在空氣裡。但又是如此潮濕，以至於那些簡短的話語，長久的沾黏在我的皮膚上，如清晨的薄霧，安靜又使人窒息。

拔說完，拿起手機又走了，回到他的空間裡。

對我而言，那天是個普通、沒有任何標記的日子，但對拔而言，或許他和他的爸爸曾一起有過什麼故事，或許那天，他的爸爸也曾在他面前安靜地斷尾。我想像著拔沈默地蜷曲在房間裡，試著把那些情緒都留下，留在尾巴裡。

最初，還留有記憶的尾巴會掙扎、激動難以自制。但最後都會平靜下來的，而斷尾的壁虎們會長出新的尾巴，相對脆弱的尾巴，繼續融入群體裡。早晨的通

勤公車裡，路上的機車群裡，擁擠的捷運上，交叉的十字路口裡人們穿梭而過。
斷尾是壁虎的重生方式。

拔，我抽過幾口菸。第一次抽的時候，我被嗆到咳出了眼淚，辛辣的薄荷味充斥在鼻子內、喉嚨裡，像是涼涼的薄荷糖噎在喉頭。你好像其實知道我很喜歡喝酒，也告訴我不要常喝，對身體不好。我當時答應了你，但在酒精過度、意識彌留之際，我才能讓那些我逃避的記憶回歸現實，包括你那些不具名的眼淚。

拔，我已經學會了如何安靜地斷尾。像一隻稱職的壁虎一樣。